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

夏衍專集

前 言

(一)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是参加协作编写的二十所高等院校中文系教学、科研内部参考用书。

(二) 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协作编写的单位有：山东大学、山东师院、广西师院、上海师大、上海戏剧学院、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大、华中师院、江苏师院、扬州师院、沈阳师院、河北师大、杭州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师院、浙江师院、徐州师院、福建师大等二十所院校中文系。

(三)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拟分批编选作家作品研究专集。一九七九年计划编印的有：

《中国当代作家小传》（包括郭沫若等近百位作家）

马烽、巴金、王汶石、王愿坚、艾芜、田间、老舍、冰心、刘白羽、孙犁、沙汀、李季、李准、杜鹏程、陈残云、张天翼、周立波、周而复、杨沫、杨朔、玛拉沁夫、欧阳山、贺敬之、胡可、草明、柳青、闻捷、赵树理、姚雪垠、徐迟、秦牧、峻青、茹志鹃、夏衍、郭沫若、郭小川、郭风、何为、梁斌、曹禺、臧克家、魏巍等作家研究专集。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天安门诗抄》、《于无声处》、《丹心谱》、《甲午风云》、《江姐》、《刘三姐》、《红岩》、《红日》、《林则徐》、《林海雪原》、《杨开慧》、《阿诗玛》、新民歌、《霓虹灯下的哨兵》、《豹子湾战斗》等作品研究专集。

(四)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各专集，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1. 作家传略
2. 作家的生活与创作
3. 评介文章选辑
4. 作家著作目录、作家作品评论文章目录索引

(五) 茅盾同志为本书封面题辞，有关作家为本书提供了宝贵资料，许多同志给予热情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六) 本专集由徐州师院中文系巫岭芬同志编选。

(七) 由于水平所限，时间仓促，错误缺点难免，请予批评指正。

一九八〇年四月

序

由二十多所高等院校中文系协作编集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是一部研究当代作家和作品的预计有百册之多的**丛书**。据编者介绍，每个作家根据材料的多少，编一册、二册或者三册不等，内容包括作家的生平和创作经验谈，以及对作家、作品的评介文章等；此外，重要的作品还编成研究专集。这是一桩很重要、很有意义的工作，属于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基本建设。最近，这一类的工作做了不少，例如北京语言学院编的《中国文学家辞典》，张英伦等四同志主编的《外国名作家传》等，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复兴”的一种可喜的现象。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出版，填补了解放以来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空缺。解放后，我们出版过几种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但是其中所论述到的作家和作品，却寥寥可数；专门研究作家和作品的著作也出了一些，但也只限于研究鲁迅等几个老作家；对于其他广大的作家群和他们的作品，除散见于报刊上的一些评论文章外，还没有系统和专门的研究。这种状况与三十年来我们文学事业的飞速发展很不相称。三十年来我们的作家队伍是大大的壮大了，涌现了“风华正茂”的第二代、第三代新人。他们的作品，无论在数量、质量和题材面上，都大大超过了解放以前。然而，理应与之相适应的作家研究工作却大大落在后面。文化大革命前，曾经有过要展开这方面的工作的设想，但文艺界始终动荡不

宁，以致未能实施。后来“四人帮”的十年浩劫，又把几乎所有的作家赶进了“牛棚”，几乎全部的作品送进了废品站；这样，自然没有人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了。现在，严冬已经过去，我们迎来了文艺的春天，二十多所高等院校中文系的同志们及时地抓起了这一桩被搁置得太久的工作，真是一件好事；虽然这部丛书还仅仅是过去资料的汇集，但是我相信它将引来一个竞相研究作家和作品的百花怒放的高潮！

茅 盾

一九八〇年二月十日

目 录

一、夏衍小传..... (1)

二、夏衍的生活与创作

- 旧家的火葬.....夏 衍 (4)
- 走过来的道路.....夏 衍 (8)
- 《夏衍选集》代序.....夏 衍 (15)
- 《包身工》余话.....夏 衍 (22)
- 从《包身工》所引起的回忆.....夏 衍 (33)
- 历史与讽喻——给演出者的一封信.....夏 衍 (38)
- 《赛金花》余谈.....夏 衍 (44)
- 《秋瑾》再版代序.....夏 衍 (48)
- 秋瑾不朽.....夏 衍 (51)
- 《上海屋檐下》自序.....夏 衍 (55)
- 《上海屋檐下》后记.....夏 衍 (58)
- 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夏 衍 (61)
- 关于《一年间》.....夏 衍 (68)
- 我怎样的写了《心防》.....夏 衍 (74)
- 一个旅人的独白
- 《愁城记》代序.....夏 衍 (77)
- 《法西斯细菌》代跋.....夏 衍 (82)
- 关于《法西斯细菌》.....夏 衍 (94)

忆江南	夏 衍 (99)
改编《复活》后记	夏 衍 (102)
序《戏剧春秋》	夏 衍 (106)
《离离草》后记	夏 衍 (109)
《芳草天涯》前记	夏 衍 (113)
《母亲》在中国的运命	夏 衍 (114)
《考验》后记	夏 衍 (117)
杂谈改编	夏 衍 (120)
谈《林家铺子》的改编	夏 衍 (131)
《边鼓集》后记	夏 衍 (135)
《劫余随笔》前记	夏 衍 (137)
《杂文与政论》后记	夏 衍 (140)
记夏衍	徐 明 (141)
作家和战士——记夏衍同志 (节录)	吴祖光 (144)
革命的作家和战士——夏衍同志	吴祖光 (148)

三、夏衍创作评论文章选辑

夏衍剧作论	周钢鸣 (156)
左联时期夏衍的剧作	陈瘦竹 (171)
夏衍和他的剧作	王文彬 (181)
夏衍解放前的话剧创作	董立甫 (190)
谈《夏衍剧作选》	王 瑶 (206)
写剧本的一把钥匙	
——《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序	欧阳予倩 (217)
谈夏衍同志的《电影论文集》	许南明 (221)

夏衍的杂文集.....瞿光熙(229)

凌云健笔意纵横

——《夏衍杂文随笔集》代序

.....廖沫沙(235)

漫谈《包身工》.....魏金枝(243)

夏衍的《包身工》.....邵伯周(248)

报告文学的杰作——《包身工》.....袁良骏(258)

《赛金花》座谈会.....诸 家(268)

谈《赛金花》.....茅 盾(280)

赛金花的风波.....艾思奇(284)

从《秋瑾传》说到《赛金花》.....柯 灵(286)

我看过《赛金花》.....吴仞之(293)

论历史讽喻剧《赛金花》.....陈则光(298)

夏衍小传

夏衍，原名沈端先，一九〇〇年生于浙江省杭州市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里。三岁丧父，家境日益贫困；农村生活的悲剧，使他在少年时代心里就产生了对旧社会的不满和反抗。小学毕业后，曾当过一段染坊店的学徒；由于他在小学时品学兼优，一九一四年由县保送入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一九一九年夏衍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

“五四”运动后还参加了浙江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刊物《浙江新潮》、《双十》的编辑工作。翌年中学毕业后，公费到日本留学，入明治专门学校（现北九州工业大学）学电机工程。

在日本留学期间，夏衍读了史梯文生、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想从中求得出路。但是，在他们的作品里，并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直到一九二三年，夏衍在日本进步学生的推荐下，读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共产党宣言》之后，对社会主义才有了明确的认识，开始自觉地接触日本共产党人，参加日本工人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

一九二七年，夏衍因参加日本进步的文艺运动而被逐回国。同年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秋，根据党的指示，夏衍和郑伯奇等人组织了上海“艺术剧社”，首先提出“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排演进步戏剧，并主编了剧社刊物《艺术》和《沙仑》。同年冬，根据党的指示，与冯乃超、李初梨等和鲁迅联系，筹建左翼作家联盟。一九三〇年三月“左联”成立，夏衍任执

行委员。这年八月，由上海“艺术剧社”和“摩登剧社”发起，以上海“艺术剧社”和“南国社”为中心组织的“左翼剧团联盟”成立（一九三一年改为以个人参加的“左翼戏剧家联盟”），它的成立，加强和巩固了党对戏剧事业的领导。

夏衍从事文学活动，是从翻译外国进步文学开始的，最初译了苏联柯根的《新兴文学论》，德国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日本滕森成吉的《光明与黑暗》。一九三〇年译了高尔基的名著《母》。

一九三二年夏衍遵照党的指示，进入电影界，担任“明星公司”的编辑顾问，并先后写了《狂流》、《春蚕》（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脂粉市场》、《上海二十四小时》、《女儿经》等电影文学剧本。一九三六年春，夏衍写了优秀的报告文学《包身工》。

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夏衍创作了《赛金花》、《秋瑾传》、《上海屋檐下》等剧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夏衍和在上海的进步戏剧家组织了“中国剧作者协会”，集体创作了《保卫芦沟桥》。夏衍并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救亡日报》总编辑，上海沦陷后，到广州复刊《救亡日报》，一九三八年广州失守，到桂林复刊《救亡日报》。此期间，他写了《一年间》、《心防》、《愁城记》等剧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号召人民从事抗日战争。

一九四一年春发生“皖南事变”，《救亡日报》被国民党查封后，夏衍于同年年底去香港，在香港与邹韬奋等创办《华商报》，并写了长篇小说《春寒》。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次年一月，夏衍由香港脱险，辗转去重庆。在重

庆主编《新华日报》副刊，先后创作了《法西斯细菌》、《离草》、《芳草天涯》等剧作，另外，还改编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同名长篇小说《复活》。抗战后期，遵照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与于伶、宋之的等人组织中国艺术剧社，坚持国统区进步文学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夏衍负责上海文化工作，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常务委员、副主席。一九五四年任文化部副部长。同年发表了以工业建设为主题的话剧《考验》。建国以来，夏衍对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发表了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如《中国电影的历史与党的领导》、《杂谈改编》、《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等；改编了《祝福》、《林家铺子》、《我的一家》（和水华合编，影片名为《革命家庭》）等电影文学剧本。他的电影文学剧本的风格简洁、平易、朴实、独具一格，深受欢迎。夏衍几十年辛勤创作，积极组织、领导电影、戏剧运动，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一九六六年，却受到了“四人帮”的诬陷迫害。一九七八年，他任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对外友协副会长、中日友协副会长等职。一九七九年，第四次文代大会上，夏衍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

（此小传经夏衍同志审阅并作了修订）

旧家的火葬

夏 衍

半个月前，接到妻从上海寄来的信，说六月一日游击队打到杭州近郊，把我们的旧家放火烧了，因为那屋子被敌伪占领了之后，开了一所很大的茧厂，所以除出屋子全烧之外，还烧毁了敌人已经收买了的几十万元的茧子。妻在后面附加着说：“我们觉得很痛快，这最少对于你们沈家的那些不肖子弟，给了一个不小的教训”。所谓不肖子弟，是指我的侄辈，他们一度逃出了之后又回到故居，将祖传的屋子租给敌伪，过着准汉奸的日子。

在将信将疑中，昨天深夜看到了中央社金华发的一个电报：“浙东我某部，于五月卅一日晚潜入杭垣，当在太平门外与敌发生激战，毙敌甚多，并将敌仓库多所及安利、正大两茧行全部焚毁，一时烈焰熊熊，火光烛天，城内秩序大乱，是役敌除死伤外，损失三百万元以上。”

消息是证实了，正大茧行就是我的故居，我出生的旧家，竟在这样的情形下火葬了。和妻子一样，我也只能喊出了一句痛快。

四十年前我出生在这古旧的大屋子里。那是一所五开间，而又有七进深的庄院。地点是在杭县太平门严家街，离城三里，这屋子造于洪杨之前，所以一切都是老派，我懂得人事的时候，我们的家是凋落了，全家人不到十口，但是这一百年前造的屋子，说得毫不夸张，至少可住五百人以上，经过

了洪杨之劫，许多雕花的窗棂之类是破损了，但是合抱的大圆柱，可以做一个网球场的大天井，依旧夸示着他昔日的面貌，我在这破旧而大得不得体的旧家，度过了十五个年头。辛亥革命之后，我的哥哥因为穷困，几次要把这屋子卖掉，但是在那时候竟找不着一个能够买下这大屋子的买主，哥哥瞒了母亲，从城里带一个人在估看，我只听见他们来讨价还价，一会儿笑一会儿争之后，哥哥愤愤地说：

“单卖这几千块尺半方的大方砖，和五百几十块青石板，也非三千块钱不可！”

我才知道了这些我日常在那里翻掘起来捉灰鳖虫的方砖，也是这样值钱的东西。

据母亲说，这屋子是我们祖上“全盛时代”在乡下建造了而不用的“别邸”，本家住在艮山门内的骆驼桥，这是每年春秋两季下乡祭祖时候用的临时公馆，出太平门不远，就可以望见这座大屋子的高墙，那高得可怕的粉墙，将里面住的“书香子弟”和外面矮屋子里的老百姓们分开，所以不认识的人，只要一问沈家，那一带的人立刻就会知道：“啊，墙里。”“墙里”变了太平门外沈家的代名。据说已经是近百年以来的事了。

但是，辛亥革命前后，我们的家衰落到无法生存的田地，这屋子周围的田地池塘，池塘都渐渐的给哥哥押卖了，只有这屋子，却因为母亲的反对，而保留着它破旧的像古庙一般的形态，夏天的黄昏会从蛀烂了的楼板里飞出成千成万的白蚁，没人住的空房间里也会白昼走出狐狸和鼯鼠。但是墙里和墙外的差分，却因为“墙里”人的日益穷困，而渐渐地撤废了，墙外的野孩子们也做了我的朋友，我记忆中也还

鲜明地留着一幅冬天自己拿了篮子到乡间去拾枯柴的图画。

假如我母亲还在世，今年已经是八十三岁了，在那个时代里，她算得是一个性格奇特的人，四十五岁死了我父亲之后，从不念过一句佛，从不烧过一次香，出嫁了的姊姊送她一串念珠，她却丢在抽斗里从来不去理会，不佞佛，当然不信耶稣，反对中医，有什么毛病专服西药。从这种性格推衍开去，她是一个富于民主精神的人。她从不讨厌邻近的穷孩子到我家里来，也从不禁止我和这些野孩子在一起，把自己吃用的东西省下来送给邻近的穷人，是她唯一的愉悦，我长大了之后从日本或者上海回来，总带给她一点糖果和食品，但是她自己并不吃，瞒着我们偷偷的送给那些终年赤脚的孩子，被我们看见了的时候，她说：

“我们吃得太多了，这种东西，也许他们是一生也不会吃到的。”

但是，具有这种近代性格的人，对于这所古旧的屋子，她却怀抱着使人不能相信一般的留恋与执着，我中学毕业的那一年她郑重地对我说：

“趁我活着，把这屋子分了吧，我一死，迟早会给你哥哥卖掉的。”

当时是五四之后，我根本就对这象征封建的“破庙”有了反感，所以我对于她苦心地保守了几十年的财产简直不加任何的考虑，随口就说：

“我不要，让他卖去！”

这句话伤了她的心，背着人哭泣了一整日，我也就从这时候离了“家”。“旧家”的影子在记忆里渐渐的淡忘了，一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的初夏，接到母亲病笃而赶回到这屋

子的时候。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旧家也有了几度的沧桑，第一次欧战之后，因为民族工业勃兴，我哥哥也在这封建的屋子里开过一个现代式的工厂，用新式的“机子”织杭纺，在“城外”这屋子算是第一所“工场”，浙江丝织业凋落了之后，“机子”停止了工作，于是这屋子在五年前又变了“正大茧厂”。那一年，因为哥哥要把母亲卧房侧面的“果园”改作屯茧的仓库，要把“果园”的枣树和橘子树斫掉，他们之间曾引起过一次很大的冲突，但是结果是母亲失败了。我最后一次回家的时候，青葱的枣树园已经变成了煞风景的“茧灶”了。我虽则不曾亲耳听见丁丁的伐木声音，但是《樱桃园》最后一场的主人公们的心境，我是感受得到的。

在斗争剧烈的时候，我屡次感到潜伏在我意识深底的一种要将我拖留在前一个阶段的力量，我挣扎，我残忍地斫伐过我自己的过去，廉价的人道主义，犬儒式的洁癖，对于残酷的斗争的忌避，这都是使我回想到那旧家又要使我恼怒于自己的事情，而现在，一把火把象征着我意识底层之潜在力量的东西，完全地火葬了。将隔离了穷人的书香人家的墙，在烈火中烧毁了。

我感到痛快，我感觉到一种摆脱了牵制一般的欢欣。

选自《此时此地集》文献出版社1941年版

走 过 来 的 道 路

夏 衍

在《文艺月报》上读了巴金同志的《读灭亡》，使我想起周扬同志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讲到的两段话来。其中一段讲的是我们这一辈知识分子走过来的道路，另一段讲的是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的建军问题。

周扬同志的文章中说：“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地主或其他剥削阶级的家庭，就教养和世界观来说，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在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痛苦地回想过我自己走过来的道路的问题。

我出身在一个没落了的小地主的家庭，三岁丧父。穷困到靠典质和借贷度日，但始终放不下“书香子弟”的架子，读完小学之后升学无望，当过染坊店的学徒，可是由于我在小学的时候“品学兼优”，由县费保送我进了甲种工业学校。从小吃过苦，亲身经历过农村破产的悲剧，也饱受过有钱人的欺侮和奚落，因此，对旧社会制度的不满和反抗，可以说在少年时代就在心里扎下了根子。进中学那一年，碰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看到“弱肉强食”的世界，油然而发生了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思想。五四运动那一年我十九岁，十月革命的炮声使我震动了一下，五四之后也曾以“过激党”自居，还参加了浙江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刊物《双十》和《浙江新潮》的编辑工作，可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头脑里是

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的。日间参加学生运动，罢课游行，晚上悄悄地耽读克鲁泡特金的《告青年》等无政府主义读物。这一年中学毕业，想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没有成功，又因为毕业考试“名列第一”的原故，由学校以公费保送到日本去“深造”。现在想来，五四那一年在革命的巨浪中滚了一下，自己思想里的富国强兵、个人奋斗的想法依然是原封未动。在日本念的是工科，而自己热心地阅读的却是哲学和文学著作。最初喜欢 R·L·史梯文生、狄更斯，后来又爱上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起初是不满现状，向往革命，可是找不到正确的革命道路，接着是“急迫地吸取一切从外国来的新知识，一时分不清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界线”。一九二三年，在日本进步同学的推荐下，我读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共产党宣言》，才开始对科学的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才有意识地去接触共产党人，并参加了党领导的进步团体，但是，正如周扬同志所说，“我们有了一个抽象的共产主义的信仰，但支配我们行动的却仍然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冲动。”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除出身教养之外，还有一个处身的环境和生活的问题。穷困、压迫，封建制度和旧礼教的束缚，以及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我们这一辈人都曾亲身经历过，都有那强烈的反感和憎恨，可是我们处身的环境，却局限于一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后，在理性上懂得了无产阶级必然的是新世界的主人，要革命就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可是如何去依靠？如果去接近工人？如何改造自己而使之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当时是没有清楚地意识到的。我在日本北九州的一所工科大学念书，这